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成吉思汗传 武则天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成吉思汗传

〔日〕井上靖 著
卢学慧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成吉思汗传

〔日〕井上靖 著
卢学慧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译 序

蒙古民族是匈奴的后裔，他们世代生活在以不儿罕山为中心的茫茫瀚海，四周有诸如斡难河和克鲁伦河等河流。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崛起了像孛儿只斤、泰赤乌、塔塔儿、克烈等强大的部落。沙漠地区水源有限，牧草匮乏，部落之间为了求取生存，不断地为争夺草场、水源、女人而互相攻击、掳掠，彼此成为世仇。铁木真的母亲就是其父也速该抢来的。其妻孛儿只帖也是被人抢去又抢回的。无休止的战乱使人心思和，蒙古高原迫切需要统一，1206年距金国中都（今北京）以北九百公里的斡难河源头，孛儿只斤部落四十四岁的酋长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被尊为成吉思汗，即海洋皇帝。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诞生。

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12世纪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他具有野蛮民族残忍好杀的本性，甚至于还杀死自己的弟弟，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但他也具有一切英雄所不容易集于一身的各种优秀品质。他胸襟开阔，气度恢宏，对事物有着超凡的洞察力。他用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政治策略驾驭着极度膨胀的帝国。随着帝国的壮大，成吉思汗接连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后对金、西夏、花剌子模等国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锋芒所及遥远的中亚、保加利亚和南俄。他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建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帝国，1226年他亲率大军进攻西夏，

☆

☆

政

治

家

卷

☆

☆

次年病死于今甘肃天水，享年 65 岁。

成吉思汗戎马倥偬 40 余年，依靠游牧民族特有的骑兵优势，建立了霸业。他草创的庞大帝国在其死后，并没有分裂，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被尊为元太祖。

☆

☆

政

治

家

卷

☆

☆

第一章

事情发生在公元 1162 年。黑龙江在它的上游，分成两股支流：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两条河流经的草原和森林地带，这里居住着蒙古游牧民族。一天，部落首领的幕舍（蒙古包）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产妇名叫诃额仑，她刚刚二十多岁，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塔塔儿部落，长期同蒙古部族争战不休，男人们经常外出打仗，部落的几百座幕舍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此时，诃额仑的丈夫也速该正在远离男孩降生的部落十里之遥的战场上。她派遣一个老仆出了幕舍，叫 he 到丈夫那里通报消息。诃额仑把老仆打发走了之后，重新对着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脸蛋瞧了瞧。婴儿躺在破旧的布片里，左手的手指头依然紧紧攥在一起，接生婆也没有能够使他松开。出于做母亲的本能，诃额仑很想检验一下自己生育的孩子四肢是否健全。她想把孩子紧握着左手掰开来，这可是一件非常细心的事儿，要备加小心。诃额仑放下婴儿的手，听到了幕舍顶上呼啸而来的狂风。这风像大河流一般从东向西掠过，仿佛具有强大的力量，使人觉得大地也被狂风摇动了。大风停了，诃额仑想起了自己幕舍上边高渺、漆黑的夜，于是，她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天空镶嵌着无数颗星星，每一颗星都闪耀着清冷的光。过了一会，又一阵狂风袭来，绣满星星的黑色天幕被风吹翻了，星星四散开来，剩下的只有充塞天地之间的风声。诃额仑

☆

☆

政
治

家

卷

☆

☆

的心情依然如故。她意识到，自己现在正躺在既狭小又简陋的幕舍里。

这个游牧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心中都埋藏着一个信念：自己只不过是大自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分子，为了寻找草原，辗转各地，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固定的土地。这种信念就像这个民族的咒语一般，时时刻刻支配着他们的意识。当天夜晚，河额仑那无所寄托的孤独越来越强烈了。河额仑透过幕舍瞭望，她感到当晚的夜空更加遥远，摇撼幕布的风更猛了。

刚刚做母亲的河额仑，现在正为两件事发愁。一是不知道自己生下的婴孩是否拥有健壮的体魄，使丈夫也速该心满意足；二是不知道孩子的长相是否能让丈夫也速该的满意。

然而，第一件事不久便在河额仑的心中消失了。握在母亲手中的婴儿的小手指，按照她的意志自动张开了。原来，他握着的是髀石形的凝血块，就像紧紧攥着一枚勋章一般。

第二件事是关于婴儿的长相。河额仑从孩子的脸上找不出任何地方能确认他是也速该的儿子。这孩子即像也不像也速该。同样，让河额仑苦恼的另一原因还有，她很难判断这孩子像不像另一位男人。可仔细一看，这婴孩谁都不像，他只像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

河额仑一点也想象不到，也速该得知婴儿出生的消息会是怎样的心情。就像这个部族所有的勇士一样，也速该对待怀孕的妻子，一直是少言少语，态度漠然。别人谁也无从窥知他心里是喜还是怒。不过在得到婴儿出生的消息之后，河额仑总该能从丈夫那得到他对此事的看法了吧。即使他要把孩子杀掉，那也没有什么奇怪。

报信的老仆，第二天傍晚回到了幕舍。他告诉年轻的母亲，也速该为婴儿取了“铁木真”的名字。听到这个消息，河额仑第一次露出安慰的笑容。至少可以断定，丈夫也速该对自

己生下的孩子没有憎恶的情绪。但是，除此之外，其它仍然不得而知。因为，根据老仆的话来看，诃额仑认为，铁木真这个名称，不管作如何解释都行。

“我到达也速该首领营垒的时候，刚巧把塔塔儿部族打的大败，正在开庆功宴会呢。篝火旁边捆绑着两个被俘的敌人首领。酒过三巡，一个首领被拉出去砍了头。也速该首领说，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就把这个敌人首领的名字‘铁木真’送给刚出生的儿子吧。”老仆如此讲述了一遍。

当然，从庆功的意思上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这个名字毕竟是被砍了脑袋的敌方首领的啊！诃额仑听了不能不感到忧虑。也速该听到婴儿出生到底是高兴还是恼恨，在诃额仑心中依然是个难解的谜。

可不管怎么说，连母亲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的这个婴儿，被取名铁木真，作为蒙古部族首领的儿子在幕舍里降生了。这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诃额仑得了产褥热，接连几天高烧不退，徘徊于生死之间。等到退了热，生命得以保全的时候，她睁开朦胧的双眼，首先看到的是丈夫也速该抱着婴儿铁木真站在她的面前。

诃额仑做了也速该的妻子是十个月以前的事。诃额仑出身于斡勒忽讷部族，被蔑儿乞部族的青年掠去，在解往蔑儿乞部落的途中，行至斡难河畔，又被也速该抢了过来，终于成为他的妻子。诃额仑的身子曾经遭到蔑儿乞部族青年的十余次侵犯。这孩子虽说是在她嫁给也速该以后生下的，但孩子的生父是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则很难说清。

诃额仑目不转睛地盯着怀抱铁木真的丈夫的侧影。也速该通常被称做也速该把阿都（勇士也速该），以胆略和勇武扬名于世，是其他部族闻风丧胆的人物。诃额仑从也速该剽悍的性情中，依然无法获取爱情的温暖，但是，当她眼看着丈夫用自

己的大手怀抱着铁木真的时候，心情平静了许多。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平静心情的为何会变成一种强烈的激动，这种的力量而征服了她，河额仑的面颊被泪水濡湿了。

当时，蒙古部落赖以生存的是中国万里长城以北这片土地，就是所说塞外，好几支游牧民族屯居在各地。这里东依兴安岭，西为萨彦、唐努、阿尔泰、天山诸山脉等屏障。南凭长城同金国毗邻，隔着戈壁沙漠和西域相望。北以贝加尔湖为界，再向北就是深不可测的西伯利亚无人地带。在这片由大山脉、沙漠和蛮荒地带有包围的蒙古高原上，流淌着六条河流：鄂嫩河、因果达、克鲁伦三条河流汇成黑龙江，注入鄂霍茨克海；土拉、鄂尔浑、色楞格三条河注入贝加尔湖。这两大水系都发源于中部高原，其流域形成草原和森林。从远古起，这里就居住着各种游牧民族，生息繁衍。匈奴、柔然、突厥、回鹘，把这里当作根据地，向南方唯一的出口扩张势力。因此，中国历代当政者构筑了万里长城，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蒙古从何时起移居这里已无法考证。8世纪前后，他和其他诸部落共同置于突厥的控制之下。8世纪中叶，又隶属于取代突厥的回鹘。9世纪以后，又为取代回鹘的鞑靼所统治。鞑靼衰落以后，按照头发和皮肤的颜色以及习俗的不同，一些不同血统的民族，分别组成各各部落，分散在广漠高原上的每一片草原地带，成年累月为抢夺牲畜、妇女和牧草而征战不休。

铁木真诞生于12世纪中叶，除蒙古部族之外，吉尔吉斯、斡亦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汪古诸部族，也是蒙古高原的居民。其中的蒙古和塔塔儿两个部族，为争夺高原各个部落的领导权，不断发生战斗。铁木真降生时，正处于这两个部族斗争的高潮时期。

部族与部族之间互相争斗，同一部族内部也在为同伙的利

益骨肉相残，不断倾轧。蒙古部族遂分裂成若干氏族，各氏族都有独立的部落，互相颉颃。也速该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自古以来一直是蒙古部族的正源，统治全蒙古的几位“汗”（掌管主权的人），都出自这个氏族。第一代汗是铁木真的曾祖父合不勒，他使过去一直分散各地、尚未统一的各个聚落勉强结为一体，为了整个部落的利益，采用了其他部落的体制。第二代汗是泰赤乌氏族的阿巴亥。第三代又转移到勃儿只斤氏族，也速该的叔父忽图刺成为汗。现在的也速该已经是第四代汗。

就是在蒙古高原的这种形势下，铁木真降生在蒙古部族头领的幕舍之中。继铁木真之后，诃额仑第二年生下了合撒儿，再过二年，又生下了哈赤温，两人也都是男孩子。铁木真五岁时已经有了这两个弟弟。另外，父亲也速该同别的女人为他生下了小一岁的别克帖儿和小两岁的别里古台两个异母弟弟。铁木真和两个同胞弟弟以及两个异母弟弟共同生活在这座幕舍里。也速该对孩子们颇为公平，五个人平等看待，从不偏爱哪一个。诃额仑也是一样。她对待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和另外的女人生下的两个儿子没有什么区别。正像丈夫对铁木真不另眼看待一样，她对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也不另眼看待。从这一点来说，诃额仑是个贤慧的女子。

铁木真六岁的时候，诃额仑又生下一个儿子铁木哥。六岁的铁木真和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身材高大，腕力过人，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他很少同别人打架，一旦打起架来，从不让步。他先是目光炯炯，不动声色地听对方的叫骂，等对方一旦把话说完，他就一言不发地猛扑过去，把对方打翻在地，骑在背上，不是用石头砸，就是把对方的头按在沙子里用脚猛踩。这种攻击的方式确实有些残酷。在大人们眼里，铁木真是脾气倔强、不讨人喜爱的孩子。那时候的成年人有一种错觉，误以为铁木真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大人。他们也太苛求他了，只

知道一个劲儿申斥铁木真。

但是，除却这种时候，铁木真不过是个寡言少语的孩子罢了。想到自己是长兄，铁木真必须把母亲诃额仑让给幼小的弟弟们，他从来不缠着诃额仑不放。不过，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想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哪怕靠近一点点也好。

铁木真最初听到自己部族祖先的故事和传说是在七岁那年。有位远房的长辈，名叫不勒帖出·把阿都。他既然称做把阿都（勇士），可见年轻时一定是个勇士，然而这时候，两颊和下巴都蓄满了银白的胡子。他是一位喜爱孩子的温厚的长者。这位老人有很强的记忆力，碰到本族亲戚在也速该的幕舍里聚会的时候，他便给大家讲述多少代以前祖先的事。自己好象亲眼看见过那些人物一般，对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爱好，都能讲得详详细细，使人百听不厌。

只要人们聚在一道儿，不勒帖出·把阿都必定要把塞满自己头脑里的故事像抽丝一般往外拉扯。他忠实地对待这项工作。他所讲述的一些内容，好多人都记得很牢，可谁也不能像不勒帖出一样说得头头是道，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头脑里装着讲不完的故事。

每当不勒帖出刚要开口的时候，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讲起自己记忆中的故事来。

——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儿子是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是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的儿子是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的儿子是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的儿子是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的儿子是扈锁赤……

就这样，先由一人数着自己祖先历代户主的名字。说到这里一打住，别的人就会接下去。

——扈锁赤的儿子是合儿出。合儿出的儿子是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孛儿只吉歹·蔑儿干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叫忙豁勒

真·豁阿，他们俩生下的孩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伯颜同样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叫孛罗黑臣·豁阿，此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家奴孛罗勒歹·速牙勒必和两匹骏马答孛儿和孛罗……

记得最多的人也只能讲到这里就没词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具有妻子、两匹骏马和一个年轻家奴的第十代户主脱罗豁勒真·伯颜（富人脱罗豁勒真）以下，突然子女多起来，须要记忆的人物像树枝一般迅速扩展开来，这只能仰仗不勒帖出的非凡的记忆力了。每当人们的话头一旦打住，不勒帖出刻满皱纹的脸上便满意地浮现着笑容，接着慢条斯理地讲下去。当然，不勒帖出不只是罗列蒙古家系历代户主的名字。

“脱罗豁勒真·伯颜和妻子孛罗黑臣·豁阿是一对琴瑟和鸣的好夫妇。因为感情太深，所以生了个一只眼的儿子，于是取名就叫都蛙·锁豁儿。这只眼竖着长在额头正中央。这是一只千里眼，说了你们也许不信，他能看到三日行程以外的东西。都蛙·锁豁儿下面又生了朵奔·蔑儿干（善射者）。不久，两人都长成了身强力壮的青年。一天，兄弟出猎，都蛙·锁豁儿透过草原远远看到一位漂亮的女子走过，好像出嫁的样子。他告诉弟弟：‘他们明天就要经过这里，朵奔·蔑儿干啊，到时候把她抢来做你的媳妇吧。’朵奔·蔑儿干听了没在意。第二天，走到那地方一看，果然一群人围着新娘子走过来了。两个青年搭上弓箭，挥舞大刀向人群冲杀过去。就这样，阿阑·豁阿（美女）成了朵奔·蔑儿干的妻子。夫妇二人很快生下两个孩子，哥哥别勒古讷台，弟弟不古讷台，他们分别是别勒古讷惕氏和不古讷兀惕氏的祖先。却说朵奔·蔑儿干把阿阑·豁阿弄到手以后，可惜的是，这个人年纪轻轻就抛下妻子和两个儿子死去了。阿阑·豁阿抚育两个儿子长大，后来又接着生下三个孩子。尽管死了丈夫，她要生多少就能生多少。要知道，阿阑·豁阿

是个贞洁女子，决不结交其他男人。那么为什么还会生孩子呢？原来在她怀孕之前，天下便射下一道光，光从天窗进来，触发了阿阑·豁阿洁白的肌肤，于是就生下了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他们分别是合搭斤氏、撒勒只兀惕氏、孛儿只斤氏的祖先。因此，我们孛端察儿的后裔——孛儿只斤氏族的人体里，交汇着美女阿阑的血液和上天的光辉。”

事情就是这样。孛端察儿以下历代勇士的英雄业绩，不勒帖出可以讲述得更详细，更生动。从孛端察儿到今天的户主也速该，其间经历了十代，可谈的事情太多，决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讲完的。

七岁的铁木真只是对一只眼的都蛙·锁豁儿的故事印象深，至于其他事，他不感兴趣，也理解不了。逢到全部落有什么大型集会的时候，不勒帖出都去参加。他总是和几个老人一道，坐在幕舍前的广场上，像祈祷似的一唱一和，谈论着有关蒙古源流的美妙传说。铁木真对他们祈祷时字句的内容非常感兴趣。

——上天降命生苍狼。其妻为银白的母鹿。渡大湖而来，于斡难河之源头不儿罕岳扎营生息，遂生巴塔赤罕。

开始时是这种简短的唱和，不一会便被繁琐的仪式替代了。这里所说的狼和白鹿交配生下第一代祖先巴塔赤罕，不论是孛儿只斤氏还是泰赤乌氏，只要一听到这个故事，就会在全体蒙古人心里唤起同样的激动。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据传那个大湖在遥远的西方，勇猛的狼依靠神明的保佑，从那里渡过大湖而来，娶了温良、美丽的白鹿为妻。不儿罕山是每个部族成员人人熟知的山峰。蒙古部的人们不管把幕舍迁往何方，从出生那天起，每天都是仰望着这座山峰长大的。

铁木真听了苍狼的故事也深受感动。他以自己是狼和白鹿的子孙而感到自豪，他认为，那些不是他的子孙的其他部族是

可怜的。总之，铁木真意识到自己的体内流淌着狼和白鹿的血，他以此而感到极大的光荣。

听不勒帖出等几个老人唱和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是幼年时代的铁木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诚然，老人们的话语，七岁的铁木真很难理解，只好央求母亲诃额仑代为解释。在听老人们互相唱和时，铁木真从低沉而庄严的歌声里，似乎看到高大而勇猛的狼和他的温良、美丽的白鹿的幻影。狼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这双眼睛比千里眼都蛙·锁豁儿望得更远。这是一双无所畏惧的眼睛，只要发现了什么就紧紧捉住不放。冷峻的眼光蕴含坚强的意志，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任何东西都敢于攻击，大胆据为己有。那聪敏的耳朵不会放过千里以外的声响。构成他的躯体的每一根骨头，每一片筋肉，都是为屠戮敌人而准备的。他那强健的肢体，必要时可以在雪原上驰骋，在暴风雪中迅跑，翻山越岭，飞旋跳跃。

依偎在狼的身边的是一只母鹿，美丽的毛皮包裹着她那华丽的躯体。栗色的鹿毛点缀着白色的斑点，嘴唇周围也覆盖着白毛。和狼不同，她有一双温驯的眼睛。她的眼睛时时全神贯注地转动着，守卫着自己心爱的丈夫不受外敌的侵犯。鹿以自己的天生丽质取悦于狼，同时又片刻不松懈警惕，保卫着丈夫的安全。一有风吹草动，她就将长长的面孔转向发出声响的地方，从来不懈怠。她虽说不具备什么攻击性，但防卫的能力却是十分强大的。

就是这样两只性格完全不同的生物，以他们丰满、美丽的形象吸引着铁木真幼小的心灵。这两只美丽的动物生下了第一代子孙巴塔赤罕。狼和母鹿的血液世世代代流淌在众多的蒙古人的躯体，如今又流淌在铁木真的身体里。

铁木真自从听到这个传说之后，便对不勒帖出讲述的其他事情（此时的铁木真已经逐渐靠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完全

☆

☆

政

治

家

卷

☆

☆

失掉了兴趣。铁木真虽然好几次听不勒帖出讲起孛儿只斤氏族人的体内流淌着美女阿阑的血和上天的光辉，但是这种经过说话人极力渲染的故事，同关于狼和母鹿的传说相比，显然黯然失色。作为孛儿只斤氏族的一员，得到其他蒙古人所享受不到的上天的恩惠，对铁木真来说，当然也是值得高兴的事。不过，对蒙古的人们一律平等地赐给狼和母鹿的血液这件事，在铁木真看来更高贵得多。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全蒙古这一广阔的土地。

铁木真八岁那年春天，诃额仑又生了个孩子，这回是女孩，取名叫帖木仑。这时的铁木真心中十分感慨，他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帖木仑的体内也流淌着狼和母鹿的血液吗？狼和母鹿的血只能流在合撒儿、哈赤温和铁木哥三个同胞弟弟以及别克帖儿和别里古台两个异母弟弟的身上，他对于这一点是不抱任何疑惑的，然而提起妹妹帖木仑，就有些使人不敢相信了。

帖木仑出生后铁木真忽然泛起的这个疑问，使得八岁的他对包括大人小孩在内的女人这一概念，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看法。女人的身上也同样流着母鹿的血，但如果说也流着狼的血，这就不可思议了。有时，铁木真询问诃额仑，诃额仑这样回答他：

“男人和女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蒙古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是继承了祖先的骨血。”

铁木真对母亲的这种回答不以为然。那些推一把晃三晃、一打就倒地痛哭的女人也配和男人们一样吗？铁木真怎么也想不通。他不愿和她们呆在一块儿。这些在战斗中寸步难行的弱者，怎么能说是继承了那禀赋天命、渡大湖而来的狼的骨血呢？

铁木真决不和女孩子一道玩耍，岂止是不一道玩，只要没有要紧事，连话都不愿意说。与其说是对弱者的轻蔑，不如说

是对这些同样具有蒙古人骨血的弱者的反感和愤恨。这种思想已经在这个八岁少年的心里扎了根。

从这个时期起，铁木真开始正视自己周围的事情了。他身体比其他儿童发育得要快，精神上也是一样，他变成了沉默而又粗野的早熟的少年。

铁木真想知道许多事情，实际上他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父亲也速该和母亲诃额仑的谈话，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些东西对于铁木真来说完全不同了。铁木真从父母的交谈里知道了好多事情。比如，自己的孛儿只斤氏族有着怎样的家世和历史啦，孛儿只斤氏族在蒙古部族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啦，甚至再推而广之，蒙古部族在蒙古高原的居民中处在什么立场啦，等等。他还从部落男女的闲谈里，从部落小集会和部族大集会时人们的言行上了解到许多事情。少年铁木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感受着一切事物。无论在身体或精神上，铁木真都在由儿童走向成年。

铁木真首先了解到，在同一蒙古部族中，自己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从父亲也速该这一代开始，就同泰赤乌氏族有矛盾，遇事总是明争暗斗。泰赤乌氏族本来隶属于孛儿只斤氏族，从阿巴亥做第二代汗时候起，就独立出去另组部落，称为泰赤乌氏族。两个氏族是所谓正宗和分支的关系。可是自从也速该称汗，阿巴亥的孩子们将泰赤乌氏族的势力逐渐扩展开来，把其他众多的氏族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到如今，时常不服从也速该的命令。这是蒙古部内一切纠纷的根源所在。

蒙古部里除了泰赤乌氏之外，还有几个氏族，他们或者隶属于孛儿只斤氏，或者隶属于泰赤乌氏。整个蒙古部族表面上虽然以也速该为可汗而结成一体，实际上可以说划分为两个阵营。

蒙古部族内部处于这种情势之下，另外又同其他部族不断